

YUANQU DE BUZU WUYU

远古的部族

物语

秀雁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YUANQU DE BUZU WUYU

远去的部族

秀雁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部族物语/秀雁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421-1587-4

I. 远… II. 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756 号

书 名: 远去的部族物语

作 者: 秀 雁 著

责任编辑: 李青立

封面设计: 周格生格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75 插页: 1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1587-4

定 价: 2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传真) E-mail: 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漫漫求佛路	(1)
1.父亲	(1)
2.身世	(2)
3.求佛到西康	(10)
4.嘉喇嘛	(17)
第二章 部落纷争	(23)
5.位置	(23)
6.富有的百户	(26)
7.霸气十足的百户	(30)
8.不幸的同切部落	(36)
9.流浪人——朶朶	(38)
10.四部落联盟	(65)
11.祸从口出	(67)
12.编纂词典	(69)
第三章 血雨腥风的岁月	(73)
13.引狼入室	(73)
14.人质	(91)
15.逃出虎穴	(94)
16.逼迫还俗	(100)
17.迫害	(102)
18.威猛的昂措百户	(105)
19.身份卑微的妻子	(107)
20.打熊人	(109)
21.小“公爵”	(113)
22.临危受命	(116)
23.“玉碎宫倾”	(120)



24.老师	(122)
25.被迫出走的两部落	(125)
26.学校风波迭起	(130)
27.最后的镇压	(140)
第四章 黎明前的黑暗	(149)
28.设伏玉拉山	(149)
29.修建飞机场	(153)
30.郭麻头人发赌咒	(155)
31.与西康千户王的纠纷之争	(161)
32.隐秘的身世	(166)
33.根智活佛	(172)
第五章 天要亮了	(175)
34.又进活佛家	(175)
35.请愿团	(179)
后续	(183)

第一章 漫漫求佛路

1. 父 亲

四月底了,又是一个下雪天。

我想,这是临到夏天的最后一场雪了,是一场暖雪。不像寒冬腊月的冷雪,是夏天来临的前奏,雪里没有裹挟刺骨的寒风,空气里有一股温暖的气息直往大地俯冲。

我喜欢这样的雪天,不仅有好的睡眠,还有湿润的空气。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轻盈飘逸的雪花,给我眩晕的感觉。

001

长时间凝视天幕,有一种缥缈轻柔的感觉,仿佛自己就是飞旋的雪花,从高端向低处快速滑落,我不再是自己身体重量的承载者,我像鸿毛一样轻悠地飘荡,多么好的感觉,我是雪花。

没有目标,雪片落进了土灶里,灶口张着火嘴,吐着舌芯,只顾吞咽雪片。谁说水火不容,飘进灶膛的雪,是白羊油,撩惹得火苗发狂,伴着“噉噉”的声音,火舌直把雪片往腹中舔。

只见阿妈忙着往灶膛里添牛粪,往锅里加水,轻快地挪动着,麻利地做着家务,系在腰后的袖筒,像是负在牛身上的鞍。同时那张嘴像喜鹊,喋喋不休,既念经,又教训我,催我起床。

“不能睡懒觉,会养成坏毛病的,我们祖上可没有出过懒惰的人,我的家人以勤劳被乡邻称道。你像谁?你的前世肯定是懒鬼。”

这是阿妈经常数落我的一句话,也是我最不爱听的一句,无声抗议的举措是:用羊皮袄蒙上头。可阿妈不罢休,拉下了蒙在我头上的羊皮袄被子,又唠叨:

“你阿爸早转经去了,起来!”

我嘴上“嗯,嗯”地答应,身子却懒得动弹。

圆肚细腰的红铜茶壶,壶嘴吹着泡沫,发出“噗噗”的声音,于是茶香四溢。

阿妈又催道:

“诺布,起床吧!喝了早茶与你父亲一块到学校去。”



说着阿妈把一碗滚烫的茶端到我面前，我拥着羊皮袄被子坐起来，接住了阿妈递过来的茶碗。嘴搭住碗沿，呼呼地喝起来。

阿妈背上粗制滥造的大肚背篋说：“我去百户家打工了。”

我应了一声：“呀！”

只见阿妈的身影淹没在了雪天里。

我又慵懒地蜷缩进被子里，等阿爸回来。

这年的我，已经六岁了。这时的我，认知世界的能力有了白天和黑夜的区别。

我的家，家徒四壁，寒碜。所谓的家，只是个窝棚，仅在千户王行宫后院的外墙搭了一个棚。一块白粗布是屋顶，一面倚墙，两角固定在墙上，另外两个角用两根杆子撑起。前面是一堵很高的牛粪墙。这牛粪墙可管用了，秋天之际阿妈把牛粪从山上拾回来，垒砌成墙，既抵挡寒风，又可就地取材，做燃料，烧火取暖，做饭烧茶，等到牛粪墙渐渐地矮下去了，天气转暖了，夏天也来了。

雪住了，压抑灰暗的色调退去，明丽刺眼的太阳照着大地，雪被太阳烤化了，热气腾腾。

从地上冒起的蒸汽，使空气中弥漫着白雾，这温润的氤氲，就像沸腾上溢的奶汁，向天上升腾，于是整个大地笼罩在烟雾中，春天的勃勃生机肆意地张扬开了，冬天的残余宣告终结。高原的春天千呼万唤总算姗姗来了。

只听见次成的阿爸在棚外叫：

“嘉喇嘛，嘉喇嘛，您快去，赵县长叫您过去。”

我回了一句。

“阿爸不在家，还没有回来。”

父亲去转嘛呢，顺便客串去寺院讲经。

很少有人知道父亲的名字，人们都叫他“嘉喇嘛”。“嘉”，是汉民之意，我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民。对汉民称“嘉”，这是一个古老的称谓，藏王松赞干布时代就把中原人称“嘉”。也许这称呼更古老，还可以往前追溯。

“喇嘛”是对僧侣中高僧的敬称，被称为“喇嘛”的僧人必须佛法高远、佛力宏大、造诣高深、知识渊博，才可担当起此称呼。父亲原本只是个和尚，而冠以这种称呼，与他的一段人生经历有关，不是空穴来风，妄加自诩的。这是拉萨的一位高僧认定，当地众僧公认的。

2. 身世

八十年代初，叔叔寄来信也发来了电报，让我回老家探亲。期间，我了解到父



亲的身世,加之父亲平时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提及到他的琐碎经历和细节,我才对父亲的生平有了大致的轮廓。

我的父亲,出生在湖北宜昌。

1900年寒蝉凄切的季节里,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众人在期盼正在生产的陈家儿媳妇为陈家添丁,生一个男孩,让陈家香火延续下去。

耄耋之年的陈财主蹙进卧榻大吸鸦片,来镇定他急躁的心情。这大院里,最着急的当然要属他,从他算到儿子,这已经是两代单传,儿子已过了不惑之年,还没有一儿半女。他高香没少烧,祖宗没少拜,可就是不见儿媳的肚子有动静,他常想,这就是年轻时,跟上乡里恶少挥霍钱财,沾染不良嗜好的报应。他常到祠堂里,跪在祖宗的牌位下忏悔:

“如果世上真有后悔药,我宁愿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宗啊,是我愧对你们。”

这种祷告说了十几年,这种困惑缠绕了他十几年,也为乡里人平添了许多口舌,让人们抓了不少把柄,与村里人有了矛盾纠葛,总觉得矮人三分,挺不起腰板。

陈财主常对儿子说:

“老子最怕人们骂我断子绝孙,最怕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戳脊梁骨说没有后人,儿子,你能为我争口气吗?生个小祖宗。”

儿子每次听到这话,无奈地耷拉着脑袋,不吭声。

没有小孩,这家里没有生机,平时冷清,下人们私下对外人说:

“在陈财主家做活很劳累,大院里能听到的,除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是自己的脚步声,没有人气儿。”

沉闷的气氛使他们常感到无聊。

兴许是陈财主的虔诚之心打动了上天,老天开恩,总算让儿媳妇怀孕了,老郎中把脉说:脉相是个男孩。

从此,村子里的人们看到陈财主满脸挂着笑容,见人好打招呼。好事者也凑趣地问:

“陈老爷,快抱孙子了吧?”

他得意地回敬:

“快了,快了,老郎中说还是个男娃子。”

每次说这句话时,他都要捋捋胡须,迈着方步离开人群。人们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无言以对,只是摇摇头,意思是看这老头多神气。

陈财主掐掐算算,看了阳历看阴历,左盼右等,他常自言自语:“这小祖宗就



要来到人世了。”

陈财主提前请来了村里接生经验最丰富、接生手法最老到的接生婆，让她天天守在儿媳身边。并让老郎中也跑勤些，隔三差五来把脉。

陈财主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后嗣了，愁的是儿媳年龄偏大，危险潜在，一只脚踏在阳世，另一只脚就踩在鬼门关上，怎么能不担心呢？

终于，儿媳今天有了要临盆的征兆。陈财主在堂屋里拄着拐杖，来回走动，嘴里念叨的还是那一句：“小祖宗要来到世上了”。

他焦急地等待孙子的降世，晚饭都没有心思吃。为了镇定烦躁的情绪，陈财主的烟枪没有离手，抽抽歇歇，过了两个时辰，他把烟枪放在托盘上，翻身起来，隔着门窗问下人：“生了没有？”

下人小声地答道：

“老爷，还没有呢。”

陈财主叮嘱道：

“快去听动静，生了马上回话。”

“是，老爷”

下人踩着轻快的步子往后院走去。

“我陈财主马上就有后了，”他自言自语着。又跪在祖宗的牌位下，磕了三个头，上了三炷香，满脸的皱纹里，掩映着条条喜色，站起身走到窗前。

透过窗缝，他窥视了一下院子，月光冷冷，像一盆凉水从天上泼下来，洗得大地明净。大院空旷寂寥。他转身又躺在卧榻上，顺手拿起烟枪，又烧了几个烟泡，“吧嗒吧嗒”地吸着，思忖着，这回陈家的香火续上了，我到阴间也可以向列宗列祖交代了。又把烟枪放到一边，闭目养神。

昏昏沉沉中他睡着了，可心没有安下来，脑海里一会儿出现的是从未谋面的孙子，一会儿是众人们慌乱紧张的情景，又好像耳畔萦绕着婴儿的啼哭声，当他惊魂未定，醒过来时，有不祥的预感，忙问下人：

“有动静吗？”

下人底气不足地答道：

“老爷，没有。”

他那个懦弱的儿子，躲在西房里，捱腕顿足，唉声叹气，脚步由快到慢，由慢到快，来回走动。

仆人端上饭菜进来说：

“少爷，你今天水米未沾牙，吃点吧！老爷也未进晚餐。”

少爷摆摆手，示意下人把饭菜端走。妻子正在生产，他哪有心思吃饭。



寅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陈财主警觉地竖起耳朵，起身下床，只听下人来报：

“恭喜老爷，弄璋之喜，少奶奶生了一个男娃，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口叫您老太爷了。常言道：生个男娃满堂红，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

陈财主恍然大悟，这是下人讨喜钱，忙把准备好的喜钱掏出来赏给了下人。下人高兴地跪拜，高声地道谢：“恭喜老太爷，喜得小孙儿。”

高兴之余，陈财主的担忧也来了。

下人来回话：

“少奶奶年纪大了，是难产，现在血流不止，接生婆慌了手脚，叫家人请郎中，她包好婴儿连红包都不肯收，匆匆走了。”

陈财主发话了，请最好的郎中快来诊断。

天亮了，郎中还没有踏进陈家的大门，陈财主的儿媳妇没有挺过来，已魂归西天了。留下了嗷嗷待哺的我的父亲。

叔叔说：

“听村上的老人讲，我的父亲那一夜不是哭，是尖叫，似乎知道他永远失去了母爱。我的那个爷爷，哭得更加悲切，老太爷恨他没有个男人样，当着下人面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哭什么，要紧的是快安排后事。”

父亲哭妈，要奶吃，爷爷哭媳妇，哭他中年丧妻，变成了鳏夫，遭遇到人生的大不幸。

陈财主尽管年轻时染上了鸦片，抽掉了殷实的家产，变卖了千顷良田，使家道中落，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给儿媳办了体面的丧事，乡邻称道，儿媳娘家也满意。

父亲由奶妈带着，又有陈财主的百般疼爱，以及他爸爸的顾惜，健康地成长在充满亲情的家庭里，虽然缺了母爱，可父亲的舐犊之情和他祖父如山的爱，给了父亲快乐的童年。也让他的祖父享尽了天伦之乐，增年益寿，多活了几十年。

年过古稀的祖父甚至屈尊跪在地上，让孙子当马骑。爷孙俩人像一辈人，村里人看着这爷孙俩，老的走在前面，小的跟在后面照瓢画葫芦，像祖父一样背着手，摇着同样的身姿，迈着蹒跚的步子，憨态可掬，让看到的人们，被这种至亲之情所感动，被无忌的童趣所折服，人们会恭敬地问：

“老财主、小财主，您二位上哪去？”

他爷孙的尊严就这样在村里无形的得到了人们的维护和尊重。

夏天，爷孙俩在高大的沙枣树下乘凉，听祖父给他讲述古老的传说，历史人物的逸事。在祖父身边，父亲有事之不尽的快乐源泉，一同捉蛴螬，斗蟋蟀。老财



主还擅长用胶泥捏喜鹊、雨燕，都捏得惟妙惟肖，这些是他最珍贵的玩具。

秋月夜，爷孙俩常坐在院子里赏月，絮絮叨叨地讲月亮里的嫦娥，玉兔，以及吴刚和嫦娥是怎么分开的，嫦娥最终落得孤苦寂寞的结果。还有银河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天上住着的玉皇大帝以及众神仙等等。历史上的大美人西施，大臣范蠡，还有越王勾践、吴王夫差之间的战争，还有那个时代的军事家鬼谷子的故事。也讲到了楚汉时刘邦、项羽之争，讲过韩信、萧何之事，讲过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父亲说，小时候他崇拜的人就是学识渊博的玄奘，六七岁时的父亲对那些故事已经是耳熟能详。

父亲绕膝在他祖父身边的几年里，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温馨、充满爱意的童年，塑造了父亲平和处世的心态。

父亲说：他祖父抽鸦片的嗜好，一直没有放弃，他常对人们说：“我就好这一口。”

父亲提起，他给他祖父常端盘子，递烟枪，烧烟泡。

可他祖父千叮咛万嘱咐：

“智儿，这东西千万沾不得，爷爷就是被它害的，当初不吸鸦片，我们的家境比现在富裕，爷爷可以给你留下万贯家产。可眼下，只能勉强过日子，都是我造的孽，拖累了后辈。记住，抽不得。”

父亲七岁那年，这世上最疼爱他的祖父驾鹤西去了。幼小的心灵懂得了生命是交替轮回的，他来到了世上，而给他生命的妈妈却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生命正在蓬勃向上，而他的爷爷行将就木，垂垂老矣，最终也离他而去。这些生命的轮回，已在冥冥之中禅定了他与佛有天定的缘分。

陈财主走后，他那懦弱、憨厚的父亲，守了三年孝后，在媒婆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他续弦了，娶了一个媒婆口里的贤惠淑女，实际上在父亲眼里，是个歹毒的恶婆为妻。

几年中，父亲分别有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刁钻蛮横的后娘把父亲当成了她家的佣人，经常大使淫威。听父亲说起过，我那胆小的爷爷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就是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后娘把她做填房的委屈全倾泻到了父亲的身上。

聪颖的父亲四岁可以背《三字经》、《诗经》，五岁进入了村上的私塾，祖父教他习字，背诗篇，族里的长辈说他，是村里以后的秀才。可后娘杜绝了父亲上私塾的路。

她常对丈夫说：“你以为你们家还是财主啊，那已经是老皇历了，我嫁进来



时，你们陈家已经败落了。家里雇不起下人，让你儿子照管小的。”

丈夫不说话，就是默许。后娘像拿到了圣旨，她发话了：“你父亲说了，家里供不起你念书，从今天开始在家里照看弟弟妹妹。”

父亲听后，忙向他爸爸求助，只是用眼光祈求，他爸爸没有看他，父亲知道念书无望了，也不再勉强。是的，他们的家境每况愈下，吃饭的嘴就添了几张，为爷爷办丧事也变卖了一些田产，再说为娶后娘父亲下了不少聘礼，陈家是今非昔比。可他书从不离手，背上背着妹妹，念书给妹妹听。打猪草有空时，在地上练字，碰上私塾的伙伴，常讨教。私塾的先生也会无偿地教他。先生曾对陈家的族长说过：

“有些学童是朽木不可雕也，可陈智这孩子，乖巧伶俐，是块好材料，只是命运不济，如果老财主活着，他的命就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好苗子被割刈除去了，你说我不心疼吗？”

族长找到家里，都被后娘用一万个理由挡回去了。他成了出气包，常驱使他到河塘里去洗尿布，看护弟弟妹妹，干保姆、下人干的活。父亲就是歌里唱的小白菜的翻版，受尽后娘的虐待和白眼。提起后娘，父亲是不寒而栗，可见后娘留给父亲的心灵创伤是深刻的。

父亲曾提起一件事，一天，他到河塘里洗衣服，不小心小妹妹的一件花褂子让水冲走了。后娘知道后，用洗衣的棒槌劈头盖脸乱打一通，血的证据，就是把父亲的头敲开了一个口子。后娘看到血流满面的父亲，才扔掉手里的棒槌，骂骂咧咧转身离去。

老郎中用了几把香灰和一些药，才止住了血。他摇着头说：

“老财主活着，还不心疼死啊，这伢子命真苦。”

他的爸爸还是不敢支声，只是唉声叹气。其实，父亲知道，夹在中间的人最难受，他理解他爸爸的苦衷，从没有抱怨过。

父亲头上的伤疤，给他留下了一生的印记，这一棒，他的后娘万万没想到，反而敲醒了父亲的佛缘。佛教有一句偈语，叫“当头棒喝”，是说有口无心的小和尚注意力不集中，让师父当头一棒，小和尚脑子开窍，顿悟佛旨。我想，父亲被他后娘的棒槌，敲定了父亲对佛的顿悟。

十五六岁的父亲，父亲有幸离开了那个陈家大院，离开了恶毒的后娘，离开了庸碌的爸爸，离开了他的手足兄弟们，去城里进新学堂念书去了。

原来陈家的族人看不惯后娘的做法，同情父亲的处境，由族长做主决定，把父亲送到家族中很有声望与势力住在武汉的陈伯处。

父亲到武汉后，伯父让他就读于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陈伯，原本是袁世凯手下的一个旅长。袁世凯派他去广州劝说孙中山服从袁



世凯，拥护他做皇帝，并让陈伯带上了活动经费。陈伯把这些银元交给孙中山，并参加了国民党。投奔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身边。国民革命胜利后，任当地政府主席。父亲从辈分上应叫他伯父，父亲就寄寓在他这个伯父家，接受了正规的新学教育。同时是这位伯父成就了父亲的佛缘。

随着形势的发展，谁主沉浮的陈伯瞅准时机，官运亨通，社会地位不断攀升，到民国时，成为赫赫有名的社会名流、政界要员。

陈伯虽然叱咤在政治风云中，身居高官，但他笃信佛教，从繁忙政治事务中抽身闭关修行，吃斋念佛，常到寺庙进香布施。府邸里建有庙宇，供有佛龛，经常迎奉庙里的高僧前来，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父亲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种佛教气氛很浓厚的环境里，熏染了修身近佛、领悟佛道的心境。

有一年，西康地区藏传佛教各界高僧们在内地传教，其中有著名的贡杂喇嘛来到武汉，陈伯敬请贡杂喇嘛在武汉举行了佛法表演，佛法宣讲，大力宣传藏传佛教，这让也信佛教的内地汉民感到新奇、神秘、向往。特别是我父亲的那个伯父，对藏传佛教信服得五体投地。恭迎贡杂喇嘛，在他的府邸驻锡，亲聆喇嘛讲经，学习佛经，点化迷津。父亲是年二十四岁，刚从北大文科系毕业，回到家碰巧赶上此事，陈伯决定让儿子陈博和侄子陈智（父亲名）进入佛教学院学习。经过两年的深造，父亲对佛教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观念，鬼神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引力。他开始有了出家待佛的念头。

两年后，他回到家把这想法告诉了伯父，伯父坚决反对，他认为出家当和尚和人生信仰是有一定的距离，青灯黄卷的清苦生活，非一般人能过的。况且，伯父已为他缔结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伯父的同僚，双方两家早有结为秦晋之好的打算，社会地位相当。伯父认为是门当户对的一桩婚姻。这崔家小姐可是大家闺秀，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知书达理。伯父把这侄子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像父母一样命定了父亲的终身，等父亲回府完婚。

父亲抗命，拒绝了这门亲事，不是因崔家有何不妥，也不是对崔小姐有恶感，而是自己已经有了出家的念头，怕辜负了崔小姐的一片痴心，耽误了她的青春年华，只好选择退婚，让她另选人家。这事可让他的伯父犯难了，一是两家是世交，知根知底，不好说出口；二是崔小姐非我父亲不嫁，其实崔小姐早就暗暗恋着父亲，父亲中等个儿，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可谓英俊中透着秀气，早就是富家小姐们爱慕的对象；三是悔婚对崔小姐及崔家来说，有损名声，特别是对崔小姐以后的生活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伯父劝他三思而后行，说：

“不要忙于做决定，慢慢考虑。”



父亲坚定地说：

“我已想好了，出家为僧，这一想法从小就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教的了解，我坚定了信念，要出家当和尚。”

伯父又苦口婆心地劝导：

“智儿，出家为僧远非你所想得那么简单，一旦你走出这一步，就与尘事相隔甚远，信佛，我支持你，学佛，我给你创造条件，唯独遁入佛门之事慎之又慎啊！出家是进空门，空门就是要断了尘世的一切奢华、人世的快乐，放下世间的一切，不留恋世间的任何东西。空门就意味着你与家庭亲情阻隔，放弃人生当中许多乐趣，这又是何苦呢？都怨我，只知道把我的诚心，推及到你身上，是我害你不浅。”

父亲说：

“是我与佛有缘，在您这儿浸润到了佛的悲悯之怀，涵濡到了佛道，我选择了佛，冥冥之中也是佛选中了我，这就是因缘。您不要自责，您是推波助澜成全了我，我对空门的理解是，‘空’就是智慧的东西，智慧是万物的一性，慈悲是万物的多性，将智慧化为慈悲，这是由有限变为无限的结果，这是佛性的一体两面，慈悲与众生世界相应，伯父，这才是空门的含义。您是虔诚的佛徒，就由我来完成您的意愿，替我退了崔家的这门亲事，成全我的佛缘，这才不枉您对我的抚育栽培。”

经过父亲用佛缘来阐释，他的伯父知道，侄儿出家的信念坚如磐石，悟彻禅机，让同是佛徒的长辈望尘莫及，只好说：

“我硬着头皮去崔家退婚，试试看吧。”

伯父执拗不过，只好厚着脸皮到崔家去退婚。

伯父到崔府后难以启齿，打了半天圆场才说明来意，崔老爷和崔夫人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可崔小姐以死相挟。

崔夫人劝女儿道：

“女儿，你认命吧，陈公子是出家当和尚，又不是另娶亲，这事不能再强求，死了这份心。”

崔小姐对伯父说：

“告诉陈智，我非他不嫁，他要出家当和尚，我就削发为尼，今天当着陈伯伯的面，告诉您二老，爸，妈，除了陈公子，你们别想再把我嫁出去。请爹娘宽恕女儿的不从、不孝，如果陈公子前脚剃头为僧，我后脚跟着削发为尼，既然尘世无缘，那么我们在空门里还有佛缘。”

崔老爷和崔夫人只好说：

“女儿千万不可走这条路，你也应该为我们着想，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们哪能让你遭这份罪。”



崔小姐说了：

“我也是性情中人，又不是狗啊，猫啊，随便配谁就能行。爸妈，您二老别劝了，我心里清楚，你们疼爱我，希望我有个好归宿，你二老的苦心女儿心领了，既然不能与陈智白头偕老，那么就让我跳出红尘不再为尘世的事烦恼，父母疼爱我就让我如愿吧！”

崔夫人不断垂泪，苦苦劝解：

“女儿，你可不能犯糊涂，这可是一辈子大事，妈妈我不会答应的。”

崔先生在一旁欲说不能，欲罢不忍，对陈伯说：

“看，都怪我们老两口从小溺爱娇惯她，婚姻大事，历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自己做主的，现在的年轻人，坏了一些规矩，都是进新式学堂接受外国人的乌七八糟的思想造成的，敢违抗父母的意愿。”

崔先生话里有话，陈伯感到尴尬，只好悻悻告辞：

“请你们见谅，我那乖张的侄儿，顽冥不化，他也不配拥有崔小姐的一片痴情，他福分太浅，只是不能耽误令千金的终身大事。”

伯父回来后只是摇头，对侄儿说：

“你可害人不浅啊！”没有说过多的话。

父亲遁入了佛门，那位崔小姐，也义无反顾地在武汉的龟元寺出家为尼，信守了她的诺言，可见崔小姐对父亲是一往情深，忠贞不贰，同时父亲的绝情也使她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断了尘缘。

3.求佛到西康

父亲出家当了和尚，看样子长辈的劝告和女人的眼泪都没有能动摇他的佛缘。他云游四方，曾到内地许多名寺古刹去求佛，最终他想到了贡杂喇嘛带来的藏传佛教才是他心仪所属，他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特别是仰慕恶劣环境下人们心灵的富足，偏僻荒凉下人们心境的博大，平凡朴素下人性的真实与尊严。自然，人神合为一体的灵魂观念，使他产生了一种向往、一种思索、一种探求和领悟，更有一种神秘感和神往。

于是，他又有了一个破天荒的选择，到西藏去学习藏传佛教。当他把这一意图告诉他的伯父时，伯父又一次吃惊了，对他的选择无法理解。

伯父说了：

“西藏路途遥远，海拔高，又是蛮悍之地，语言不通，习俗异殊，这不是明摆着艰苦和危难相伴吗？你就断了这念头，在庙里吃斋念佛，已经是为我们祈福保佑



了,我答应你出家这件事,已经让我后悔不已,回想起来,扼腕痛惜,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是不是我的迁就反而贻害了你,你安心在汉地云游习经,我们心满意足,就别像唐僧一样西天取经去,路途凶险,你会碰上预料不到的困难,九九八十一难是免不了的,怎么能不让我们担心呢?”

父亲又有理由了:

“不到虎穴,焉得虎子。不到高危远险的地方,又怎能成正果。学藏传佛教不到藏区,就只知皮毛。”

伯父知道,侄子的决定又很难改变,他总是有超出寻常的主见和说服他们的足够理由。

父亲是在众僧和亲人们劝解无效的情况下,他的伯父为他凑足了盘缠,送他走上了求佛之路。

这一别,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再也没有见到一个亲人的颜面;这一别,他有了新的悲怆的人生;这一别,他把人生交给了庄严肃静的宗教寺庙,领悟佛旨在百盏酥油灯照耀的神像下,生活在了佛法如太阳升起的异域。

父亲就是断线的风筝,向高空飘去。

当时共有五人进藏学佛,为了路途的方便,向北洋政府索要了通行证,北洋政府的条件是汇报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动态,他们五个和尚假意应诺,拿到了通行证后,出家人才不管世间的纷扰之事。到了藏区,这通行证成了废纸一片。

父亲打算先到了四川再进藏,到了四川后想到曾经到内地弘扬佛法的贡杂喇嘛是西康人,有高深的佛法,决定驻足在西康,放弃去西藏。后又听说德格有所印经院,在藏区很有名,寺主巴帮塞多活佛是一位高僧,就想投在他的门下。

首先他要乔装打扮一番,以免在藏区寸步难行。他发现,在藏区乞丐除了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但人格上不受歧视,人们尽其所能施以帮助,父亲决定买一套藏民乞丐服——一套褴褛的褐子袍,右袖子只有半截,肮脏不堪,辨不清衣服原本的颜色,味道奇臭,刚踏入藏区的父亲,闻不惯这味儿,两天没有食欲,胃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止。父亲想,这才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开头,如果战胜不了这一点困难,佛会离他越来越远,其结局就得打道回府。

乞讨步行了十多天,长长的头发无法亮出他的身份,蓬发垢面,俨然是一幅叫花子形象,更无法辨认出他是藏民还是汉民。

父亲说他把银元都兑换成碎金,再把一根打狗棒掏空,把碎金装在棍里,由于不会说藏话,就装成了哑巴,他的身份是乞丐加哑巴。碰上人家,他唧唧呀呀加上手势比划,讨吃讨喝。



一天,广袤的天地之间,形影孤单,只身一人行走了一天的父亲,没有遇到一家人,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饥肠辘辘的父亲不知该到哪里去化缘,饿得没有力气了,就坐下来休息,实在没法,就喝点溪水充饥,走走停停。

黄昏时,远处山坡上出现了几个人影,在空旷幽暗的背景下,有了灵动的风景,随着人影的移近,父亲看清楚是几个人骑着快马奔来,感到欣慰,同类的驾到,总比狼的光顾幸运,这帮人下马后首先搜身,打劫没有可发现的财物,问父亲话,他听不懂,只好装哑。

原来遇上的是一帮强盗。

这帮强盗一看父亲是个哑巴乞丐,戒备心放松弛了,不顾忌父亲的存在,他们没有马上逃离的迹象,而是卸下马鞍,放马吃草,悠闲自在地享受起时光来。这些强盗像是没有贼心,不设防,似乎很自在。

他们这几个人散开,每人捡了几块牛粪抱过来,三块石头支起火灶,取下别在腰间的火镰,点火烧茶煮肉吃饭。看不到蛮悍凶狠,一派平和乐融融的景象,这让父亲对强盗有了另一种评估。

夜幕下烈火熊熊,父亲第一次看到了藏人用的风囊。这与汉地的风箱原理一致,这风囊携带方便,不过是一个带毛的皮袋,用它的人盘腿席地坐在火堆旁,手的用力很特别,柔中有力,力中带柔,有一定节奏,父亲只是在古书记载中知道风囊,今天果然亲眼看到了这实物。古书上记载过,现在已经失传的风囊,却在这儿传承使用着,父亲惊奇不已。

匪首,父亲对他影响很深。提起此人,是父亲吓唬我的法宝,常是我梦魇中的魔鬼。

父亲常提起那匪首有一个奇特的相貌特征,长有一个又黑又大的黑鼻子,三十多岁。父亲描绘他的外貌加上我孩提时的想象,这个强盗头目是我心中的一个复杂情结。夜里,他是一个可怕的幽灵,那个奇丑的鼻子困扰着我,骚扰着我的意识。因为,他是父亲约束我的法宝。“诺布,你再调皮捣蛋,就长出怪鼻子来了。”

“诺布,天黑不回家,黑鼻子来捉走你。”

“诺布,不写字,不念书,我只好把你交给那个强盗。”

父亲有时候不需要具体说出名字,我心知肚明,心会意领。我的行为会收敛许多。晚上,他是压制我的巨人,我是行动的矮子,不敢胡作非为。白天,是我敬畏崇拜的对象,这是因为父亲的另一种说法。

他们不打不骂父亲,让父亲吃肉,喝茶,招待了一番,临走时,还扔给了父亲一小皮口袋炒面,和一小疙瘩酥油,并用手势比划,大概是说:

“可怜的哑巴和尚,佛祖保佑你,祝你好运。这是留给你的干粮。”